

古文辭類纂

第一函
第六冊

書說類三

古文辭類纂二十七

魯仲連說辛垣衍。



說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衍益弱，方今惟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二季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

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史記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魯連曰梁

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

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仲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

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

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

田嬰齊後至則斮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

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

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

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

二字國策作然

梁之比於秦若僕耶辛垣衍曰然

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怏然不悅曰嘻亦

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

也待吾言之昔者鬼

史記九
二字通

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

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辯之疾故脯鄂侯

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牖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
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
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
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
侯避舍納莞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
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
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柩設
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
而死故不敢入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能事養死則不得飯舍
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

鄒魯兩國是時俱亡矣是於其君不能奉養飯舍也當齊魯經過兩國兩

國距其亡無幾時耳亦微甚矣而尚不肯以天子奉人也史記國策凡注家皆失其解

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俱據

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

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子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魯仲氏也連其名也國策誤有仲字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骨成丘。」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問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賁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可何黨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城，立於矢石之所及，援枹鼓之。狄人乃下。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執。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

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
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
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
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
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
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
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
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
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
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
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
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

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
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
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奔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
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
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
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
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奔忿悁
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
擇一而行之

循按魯仲連此書史記本傳所敘載爲當國策則誤矣魯連不肯帝秦之後乃有與燕將書之事而不肯帝秦事在趙孝成王九年齊王建八上距齊襄王

五年田單殺燕騎劫中間二十二年矣國策謂與燕將書在殺騎劫之時其舛已甚鮑彪不悟國策之誤反疑殺騎劫後二十餘年當燕王喜時乃有趙殺栗腹之事仲連不當豫言栗腹遂謂是書爲後人擬爲之者是尤非也若史記所載則不然其云燕將攻下聊城是燕王喜時偶以兵攻齊才得一城耳燕將死而齊田單復取聊城其與襄王法章時復齊七十餘城事不相及也史記單傳止載復齊七十城事其後趙孝成王請單爲將而攻燕明年田單爲趙相又後十餘年單乃爲齊復聊城史皆雜見他傳太史公文簡而事備往往若此其皆爲單事固無疑也吳文正注國策謂單相趙後

必不還齊而復聊城此何據而云然耶仲連是書意頗滑稽其勸燕將反國及東遊於齊皆非其誠語仲連戰國奇偉士也不必繩以聖賢制行且彼以齊爲本國誼當爲齊夫何愛於燕將吳氏乃謂排難解紛者必不迫人於窮而致之死謂史記言燕將得書自殺爲不可信其說尤迂不知仲連之意不足爲史記難也惟攷廉頗傳邯鄲圍解五年廉頗殺栗腹而圍燕趙世家六國表所記則解圍至殺栗腹凡七年而仲連傳則謂解邯鄲圍後二十餘年值聊城事而有栗腹兵折燕被圍之語則相去時益遠矣此似傳之誤或傳寫者失之

觸讐說趙太后

蕭按趙太后卽齊女威后欲殺於陵子仲者左。師言固善矣亦會值趙太后明智易以理諭耳。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強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讐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怨恐太后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鬻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古者軍禮上下服同色玄衣玄裳故曰杓

服衾衛者用軍
禮故皆黑衣

以衛王宮沒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

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

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

賢於長安君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

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

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

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

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

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

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

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子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

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

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敝，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者，以攻難而守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爲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

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蔡澤說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弘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彼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強，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

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二字史各得其所性命

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

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

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

史著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繆曰何為不可夫公

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公而不顧策作私設刀鋸以禁姦

耶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史作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史作魏公

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策有攘地千里吳起之事

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史有

危易行義不顧毀譽史作不辟難必欲霸主強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

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史作功而不

矜貴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

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
在身雖死無憾何爲而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
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不能
存殷子胥智不能存吳申生孝而晉國策作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
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
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
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國策無以上四句史有夫待死而後可
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
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
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
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
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

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強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強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